

郁东方 编著

当代警世丛书

’98

洪

灾

检

讨

书

九八洪灾，百年罕见，

洪魔肆虐，谁的过错？

是天灾，还是人祸？中国问题学者、

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

郁东方先生坦陈己见

——助纣为虐的，正是我们自己！

因此，我们应该检讨！

检讨我们的暴行劣迹！

检讨我们的腐败动作！

检讨人与自然的关系！

境政治和环境道德……

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自序

生存危机就像人要吃喝拉撒一样实实在在。

在刚刚过去的1998年夏天，我们在与天灾的抗争中终于承认了这一点；特别是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人们，他们的感受可能更加真切。从6月底开始，自南而北，洪水铺天盖地，汹涌而来，我们的城市，我们的村庄，我们温馨的家园，一瞬间就被摧毁在一片汪洋之中了……这种呼啸而来的威胁，让我们的神经高度紧张，紧张了两个多月，到现在也还不敢放松。

传媒用“世纪洪水”和“百年一遇”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次的洪灾，也以此来表达它在大家心中激起的震荡，太出乎意料，太令人惊骇，太可怕了。长江、黄河，她们不都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母亲河么？她们到底怎么了？199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，洪水偶露狰狞面目，就让人们感到了一些世纪末的寒意，从心底里爬出来许多生存的危机和困惑——我们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人创造出来的文明，我们这些人创造出来的文明所带来的生活的安逸与幸福……我们不就是赤着脚从这江河的两岸出发，从自然出发，走到了我们所设计的现代文明么？而现在，她却像是在虐待我们，像是在和我们挥手。这让我们感觉到，我们似乎在付出很大的代价，因为这是一种背离，是和我们的追求做逆动的自然背离，但这种背离，是谁的过错？

整个夏天，都有一些比较冷静的灵魂在开始思索。

这期间,我正忙着处理有关洪水的新闻,我是无法冷静的一个。因为我所供职的报社,也派出了不少记者去前线,他们从长江、松花江发回了许多信息,不断出现的险情让我们揪心,不断涌现的英雄又让我们感动。我在不断地处理着这些信息,把它们传递给那些迫切需要了解洪灾情况的人们,也算在后方尽了一份抗洪的义务和责任。但我也在不断思索着这个“洪灾为什么”,试着理过思路,但在一次又一次的险情中和随之而来的紧张工作中又中断了它,我知道它看似简单,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洪灾,到底是谁的错?

这时候我只是有疑惑,只是在心里想一想,却没想到要追问:虽然这期间报章上开始有一些反思和批评的声音,但这些声音是比较微弱的。因为很显然,当时我们的人民,我们的将士,他们在前线顽强拼搏,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之形,筑起钢铁的大堤,以抵抗洪魔的入侵,保卫自己的家园。这时候最需要的是高昂的士气,最需要的是不倒的信念,所以,在那时候那些声音可能不合时宜,虽然它们也准确、也一针见血。

9月12日,洪灾的危险过去了,但是洪灾的阴影仍然存在,这从大众传媒上可以看得出来,水从我们的家园撤退以后,留下的是土地的空白、城乡的凌乱甚至疮痍,甚至传染病的流行,这些都是灾难。

那天朋友约我去海淀的奥华影院看美国人制作的灾难片《天地大冲撞》,看得惊心动魄,它确实显示了美国人操作电影的能力,其中对水、对海啸的描写,能让你即时体会到什么叫灭顶之灾,也让我立刻又想起今年的洪水,思维不时地从屏幕上游离开去。这两年我看了好几部美国人搞的灾难片,国内为了商业上的利益,大多进行炒作称它们为“大片”,大与不

大,似乎是从投资的规模、场景的宏大等方面来理论的,但在这些娱乐为主的影片中,确实也有一些让人为之一震的东西。像《侏罗纪公园》等等,他们有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,也有对现代人掠夺式生活的批判,更有对人类未来生存环境的忧心……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他们刻意要说的,但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了。去年我在香港看了一部科幻片叫《星河战队》,看得浑身不寒而栗,它描绘了若干年后人与蝎子的一场大战,今天的小爬虫蝎子,在未来忽然变得体大无比、智慧无比,要君临地球统治人类,我甚至感到那就是人类的末日。

早些年的科幻片大多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,对未来生活的无比美化,但今天不一样了,人们忽然感到了未来的威胁。今天我们还有山水草木、花鸟虫鱼,但明天我们可能就只有黄土沙石、钢铁水泥,所以我们只好龟缩进自己坚硬的牢狱般的小屋,面对我们认为可以对话的电脑。电脑又怎么样呢?十年前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拥有一台哪怕是十分笨重的机器,可今天,从一般的CPU到MMX,再到奔腾二代,电脑心脏更新换代的速度真是令人目瞪口呆。此刻我面对的是一台得心应手的电脑,但在未来,高度智能化的它可能就是刺向我们自己的锋利匕首,这并不是危言耸听。

这一领悟似乎美国人比我们早,因为他们体会到了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,所以他们的科幻片对未来的描述没有那么乐观。这是一种反思,想一想,今天我们这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和自然的关系,不是和自然为友,似乎是和自然为敌,山清水秀似乎不是自然的恩赐,倒视之为侍俸我们所当然,于是掠夺,疯狂地掠夺,最后自然的报复势必再所难免。在这一点上,美国人制作的影片和随之而来的警告看起来振聋发聩。

在夏天的忧虑和思考中，在那些冷静地分析着洪水的人群里，有一位是我的同学、山东友谊出版社的编辑。9月上旬，他从济南匆匆地到北京来，和我交流他对这次洪灾的看法，并带着职业的敏感，让我帮他找人撰写一本关于反思这次洪灾的书。本耿联系得已有些眉目，但中间又出了点小问题，这本书就一时不能编得出来。

这位同学说，这次洪灾对我们有很多警示，应该有人对此进行反思。这几天和你谈了那么多，我觉得你来编写这本书最合适。

开始我未置可否，这主要来自我内心的矛盾。一方面我非常清楚这个建议的积极意义，无论与社会还是与我自己；但另一方面，我又担心我自己的能力，虽然日常我接触了不少此类信息和材料，偶有心得，也信笔涂画，发一点时评感言。但真正来完成一本书，我从没想过，因为我知道有更多的专家可以来完成这个任务，他们的声音应该更准确更深刻。但我很佩服老同学的执着和韧劲，他不断鼓励并帮我清理思路，在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，我终于决定着手这本书的编写。

当时我向他说，毫无疑问，这本书应该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检讨书。他非常赞同我的意见。我说，就从我自己检讨起，编写这本书是应尽的责任，一开始我就想逃避这个责任，虽然口头上对环境问题总是不停地进行讨伐。

但是，这本书决不是某个人的检讨，而是每个人的检讨，是全社会的检讨。

衷情环保的“绿色人”有一句挂在嘴边的名言：“我们属于地球，但地球不属于我们。”据说这是一个世纪前美国一位印地安酋长说的话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检讨了。

今天,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检讨呢?

我们要检讨!

面对这次席卷大江南北,吞噬着土地、吞噬着生命的滔天巨浪,让我们忏悔!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自 序 | (1) |
| 第一章 惨然回望戊寅之水 | (1) |
| ● 不周山倒了 | (2) |
| ● 松辽也喊紧急 | (4) |
| ● 2484 亿的直接经济损失 | (6) |
| ● 寻找共工和女娲 | (7) |
| ● 助纣为虐的,是我们自己 | (10) |
| ● “坎坎伐檀兮” | (12) |
| ● 围湖造田何日休 | (14) |
| 第二章 圣婴和圣女 | (17) |
| ● 洪灾的“天机” | (18) |
| ● “圣婴”的诞生 | (20) |
| ● 上帝的孩子在哭闹 | (21) |
| ● 中国受到了威胁 | (26) |
| ● “圣婴”走了,“圣女”来了 | (27) |
| ● 人与上帝 | (31) |
| ● 赤潮吓了我们一大跳 | (33) |

第三章 百年灾难史 (35)

- 认识中国的洪灾 (36)
- 世纪初的洪水 (41)
- 天摇地动的 1954 年 (43)
- 冬天里的洪灾 (47)
- 北方大水 (49)
- 少见的海河之威 (51)
- 珠江遭遇 1968 (54)
- 洪汝河与沙颍河的灾难 (55)
- 长江上游的大洪水 (56)
- 回首 1991 年 (59)
- 珠江再次告急 (60)

第四章 江河之殇 (63)

- 古文明的坦白 (63)
- 黄河与长江的重叠 (67)
- “江河源”告急 (69)
- 探访梦中的涵养林 (70)
- 天府 1991 年就在检讨 (74)
- 两位教师的调查 (77)
- 两湖在说什么 (80)
- 走到尽头 (83)
- 中华民族的血液流走了 (85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五章 山水在不在心中 | (88) |
| ● 重温一下“最高指示” | (88) |
| ● 周总理和生态结缘 | (91) |
| ● 西北望长河 | (95) |
| ● 一个城市可能毁于瞬间 | (97) |
| ● 完全不设防的城市 | (100) |
| ● 大堤的“病”在哪里 | (102) |
| 第六章 政策与对策 | (106) |
| ● 山水文章写得如何 | (107) |
| ● 《通知》的通知 | (110) |
| ● 川西的对抗 | (112) |
| ● 金山银山和青山绿水 | (114) |
| ● 良田广厦与云梦大洋 | (120) |
| ● 爱恨分洪区 | (123) |
| ● 围绕生态求发展 | (127) |
| 第七章 从实证看生态 | (130) |
| ● 关于“血蛙”的噩梦 | (131) |
| ● 理论的生态 | (134) |
| ● 三峡及其上游的实证 | (139) |
| ● “三北”与黄河的诉说 | (144) |
| ● 荒漠！荒漠！ | (149) |
| ● 生物多样性的困境 | (151)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八章 生态生态谁在呼唤 | | (154) |
| ● 一对老人和一封长信 | | (156) |
| ● 弥补生态赤字 | | (164) |
| ● 来自香港的声音 | | (167) |
| ● 新的国家安全观 | | (169) |
| ● 良好的生态也是一种资本 | | (171) |
| ● 青春的力量 | | (172) |
| 第九章 寻求人与水的新秩序 | | (176) |
| ● 1998 棍树 | | (177) |
| ● 湖南卫视的检讨 | | (179) |
| ● 江苏是不是个奇迹 | | (183) |
| ● 不花一百亿 损失数千亿 | | (186) |
| ● “赛先生”必须发言 | | (188) |
| ● 关于三峡的利与弊 | | (192) |
| ● 三峡只对洪水说控制 | | (195) |
| ● “水利大臣”的思路 | | (197) |
| 第十章 大禹治水与依法治水 | | (199) |
| ● 17 年前的防洪报告 | | (200) |
| ● 能不能与法同行 | | (204) |
| ● 洪灾挑战《防洪法》 | | (206) |
| ● 《黄河法》? 《长江法》? | | (208) |
| ● 从“抗灾”到“减灾” | | (210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章 同居地球村 | (213) |
| ● 尼罗河的声音 | (214) |
| ● 韩国的造林运动 | (216) |
| ● 美国人频念洪水经 | (218) |
| ● 德国受益于植被保护 | (221) |
| ● 孟加拉的难题 | (222) |
| ● 日本建了“超级堤坝” | (224) |
| ● 巴西的经验 | (226) |
| ● 痛定思痛的荷兰 | (228) |
| ● 英国在反思什么 | (230) |
| 第十二章 环境的控诉 | (236) |
| ● 保卫环境的新战士们 | (237) |
| ● 关于绿色贸易壁垒 | (242) |
| ● 穷人的生存环境和富人的生活质量 | (245) |
| ● 现代消费损害了环境 | (247) |
| ● 可持续消费的环境 | (251) |
| ● 关于“天马”事件 | (252) |
| ● 最大的一个担心 | (259) |
| ● 1998年,一个转机? | (262) |
| 第十三章 杞人忧天:文明的终极 | (267) |
| ● “未来人”的画像 | (269) |
| ● 我们身边水的危险 | (271) |
| ● 环境带来的“病” | (275) |

- 下个世纪我们害怕什么 (277)
 - 生态的帝国 (280)
- 附：网上检讨书 (286)
- 姚伟明的绿色地球村 (286)
 - 有“中国特色”的洪水 (288)
 - 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(291)
 - 水患之后的思考 (293)
 - 长江就这样完了？ (295)
 - 天灾乎，人祸乎？ (296)
 - 长江寻梦 (299)

第一章 惆然回望戊寅之水

戊寅之水，浩浩荡荡。南北呼应，势如征讨。

它们要讨伐什么呢？

是讨伐人的恣肆妄为？还是讨伐人的天地良心？抑或人的胜天意识？……公元 1998 年似乎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，足够我们回味良久。

这一年我们确实感觉到一种震荡，这种震荡不仅仅来自国内，而是来自全球。在这个“文明”的现代社会，是哪方神圣能有这么大的能量来震荡全球？是金钱！对了，就是那亿万万人为之发疯的金钱！由金钱关系所构筑的金融世界，由金融世界所导演的经济舞台，在剧烈的震荡中开始向上帝祈祷，想借上帝之手寻找平衡。但是他们没有忏悔，为了金钱，他们曾经伤物意、害天理，他们破坏自然，他们污染环境，他们毁林、围湖，为自己的未来投毒气、布陷阱……在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中，对这些看似和眼前的震荡无关，实际是因为对天不饶恕的罪孽，他们没有进行忏悔。在他们自以为进化了的日子里，在他们自以为文明了的日子里，这些罪孽在不知不觉中就种下了。

我们并没有例外，我们也在其中。我们的灾难也是在这样的不知不觉得中来临的。

也许专家们早就看到了水的威胁，但中国的大多数人是

在对 8% 的经济增长率的努力冲刺中一抬头，才猛然发现

不周山倒了

在远古的神话里，共工一怒，触倒擎天的不周山，于是地倾天破，银河落地，浩荡奔泻，势不可挡，无数生灵遭受了灭顶之灾。

1998 年的洪水，是本世纪中国最大的一次洪水，南水北水，应时互动，汹涌而来，让人顿有不周山轰塌之感。

其实，洪汛的耳目和尖兵们早在 1997 年年底就对 1998 年的旱涝趋势做了比较准确的预报，中国气象局的专家在预报中指出，“1998 年夏季长江中下游、江南北部、东北南部、华北中北部到河套一带降水偏多。”到 4 月份，气象局的专家又和水利部专家对这一预测结果作进一步会商，最后作出了“今年 6—8 月份长江流域降水偏多，江南北部中下游地区雨量比常年偏多五成以上”的短期气候预测。此后于 6 月 2 日提前 10 天向公众预报了长江流域到江南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。一句之后，这场强降雨过程终于开始。汛期随之而来。

对于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的专家来说，他们的预报可能就更具有针对性和警示性。4 月 10 日，他们综合分析长江流域枯水期异常水情、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后，就正式发布《1998 年长江流域汛期长期水文气象预报》，明确指出：“今年汛期长江流域要做好防御发生特大洪水的准备。”这一预报引起上上下下的高度重视，沿江各地也闻风而动，准备防御特大洪水的侵袭。

随后，水文局又预报：“长江中下游地区于6月11日进入梅雨期。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以南地区将出现强降雨，强降雨中心将位于洞庭湖及鄱阳湖地区。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两湖地区水位将继续上涨，防汛形势严峻。”6月11日的大雨果然应声而至，一直到26日，两湖地区发生强降雨，信江、抚河、昌江出现超历史纪录洪水，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水位先后超过警戒水位。长江中下游、江南、华南大部分地区出现的这次持续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，由于强度大、覆盖面广，使这些地区较常年同期降雨量多二至三倍，有些地区达四倍之多，致使特大洪水的发生成为可能。与1931年和1954年的洪水相似，这次洪水出现了上、中、下游和支流暴雨洪水的组合遭遇，上压下顶，形成了全流域组合型洪水。

长江流域1998年的洪水一共经历了八次洪峰的袭击，若以湖北宜昌为报峰点的话，这八次洪峰的时间分别是：7月3日，7月18日，7月25日，8月8日，8月13日，8月17日，8月25日，8月31日。其中以8月17日的第六次洪峰水位最高，为45.22米。当洪峰来临时，长江流域全面告急。

八次洪峰的袭击，世所罕见。虽然在“严防死守”的口号下，亿万民众和人民军队众志成城，合力战胜了洪魔，没有造成更严重的灾难，但是国家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，战斗在前线的人们也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

对于国家来说，这个压力就更大，因为它是来自多方面的。而且从地域上来讲，它不但来自长江流域，还来自北方。

松辽也喊紧急

在我国北方的广大地区，入汛还不到两个月，雨量就已超过了1997年全年的总和。由于受这些雨量的影响，松花江流域、辽河流域，也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洪水——松辽流域在1998年七八月份也全线告急。

松花江流域洪水的讯息最早是于7月26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绰尔河文得根水文站传出来的。当天该站向下游的泰来县发出紧急汛情电报：绰尔河出现特大洪水。一天多之后，由于洪水迅猛，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就有近两千群众被洪水围困，松花江流域从此告急。

国家防总办公室1998年7月31日发布的通报说，松花江、嫩江流域出现洪峰，30日12时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水文站洪峰水位141.27米，超过历史最高水位0.51米，相应流量9480立方米每秒，洪峰正向松花江推进。到8月1日，松花江流域嫩江洪峰便进入了吉林省境内。

受嫩江干流洪峰影响，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持续上涨，到8月19日，哈尔滨水位120.78米，超过历史最高水位0.73米，相应流量每秒达到了1.73万立方米，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。

不但是松辽水系告急，整个夏天，几乎到处都在抗洪抢险。

6月底我出差江西，赣水流域在忙着准备抗洪；7月初到了广州，珠江水系的北江、西江说有洪水侵袭；后来又传来闽江发大水的消息……1998年本来是中国明确航向后深入改

革,消肿去疽,想在世界经济的逆境中拼搏前进的一年,可没想到,戊寅之年成了中国的“水年”。

这次全国性的洪水,由于长江、松花江、嫩江流域的堤坝经过长时间的洪水浸泡和冲刷,处处险象环生,令人后怕。截至 9 月 7 日,长江中下游干堤发生管涌、散浸、滑坡等各种险情达 6181 处,松花江、嫩江流域干堤险情达 5785 处。

8 月 1 日晚 8 时 30 分左右,嘉鱼长江干堤决口,两个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瞬间成为汪洋。8 月 7 日下午 1 点左右,长江大堤九江段决口,洪水直逼市区,情况万分危机。8 月 16 日,长江第六次洪峰向沙市逼近。上游川江来水迅猛,三峡区间、清江流域暴雨形成的巫山云雨与清江雨水遭遇,荆江防汛形势十万火急,分洪与否在激烈的争论中。后来水文局分析计算出沙市水位将会突破 45 米。他们对沙市站的洪峰水位及其出现时间、超过 45 米的持续时间和超额洪量又作了认真仔细的分析预报;根据隔河岩水库的入流过程,预估了水库的出流过程;预报出荆江不分洪的情况下,石首、监利、城陵矶、莲花塘、螺山、汉口等站的水位;预见期内三峡区间、清江、汉江中下游等地区未来 24 小时每 6 小时的降雨预报……最后他们指出,第六次洪峰超额洪量不大,水位超过 45 米的持续时间不长,荆江水位不会持续上涨,分洪作用甚微。于是在这关键时刻,终于在忐忑不安甚至赌博下注般做出了不分洪的决定,灾难性的危险擦肩而过……

危险虽然过去了,但是我们的代价并不轻松,相反,它看起来仍然十分触目。那么,它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呢?